

(二)「幻想世界」——這本童話是曾妙容小姐的作品。描寫一個小男孩不小心喝了奇特的藥水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有趣的故事。本書由胡澤民先生繪作插圖，彩色精印出版。

(三)「小螞蟥歷險記」——是張溪先生的童話創作。描寫一隻小螞蟥爲了要活捉一隻蒼蠅所經歷的冒險故事。本書由楊正忠先生插畫，彩色精印出版。

(四)「秋天的信」——這本童詩選集，一共輯錄了林武憲先生等廿七位的童詩卅首，他們以自己獨到的感受，用簡潔、可愛的詩句寫作出來。由王存武先生、王靜苓小姐合繪插圖，套色精印。

爲了讓大家永遠保有一顆永恒的童心，我們以誠懇的關懷把這四本書奉獻給您！

再接再厲再耕耘

林良

——談第四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

拓荒的人如果有高遠的理想和永不停息的恆心，那麼，每年收穫季爲一個一個小遺憾所發出的嘆息聲裏就含有無限的生機；不必等到一百年，他開墾的這一片錦繡大地就會開滿鮮花，結滿美果；他的生命，也會跟不朽的大地結合在一起。

這是幾年前我爲中國兒童文學「拓荒羣」所寫的獻詞。一直到現在，我仍然相信這句話

是真的。我也要把這句話獻給一連辦了四屆兒童文學創作獎的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以及爲這個創作獎結合在一起的「拓荒羣」。

這個獎就跟「兒童文學」一樣的純真。它是一個「作品獎」，不是一個「作家獎」，更不是一個「功勞獎」。評審委員在工作的時候都「回轉成小孩子」，所有爲這個獎寫作的已經成名的詩人和作家，也都「回轉成小孩子」。凡是「獎的世界」可能產生的「成人社會的污染」，事先我們都已經設法避免。評審委員會召集人，立法委員洪炎秋先生說過：『哪一部作品應該得獎，我沒有意見。污染情況一旦出現，我就會有意見。』

每年評選工作結束以後，我們都會很驚喜的發現，「有大名氣的筆」跟「很年輕的筆」並肩爲小孩子寫作，而且，在揭曉以後，很令人感動的，往往是「老練的筆」爲「新筆」和「可愛的小筆」鼓掌慶賀。所有的筆，都爲一個目標工作：爲小孩子寫一些可愛的東西。「得獎作品」的執筆人，往往都是愉快謙遜的。我們沒法子想像世界上會有一個「因爲自己的作品很可愛而驕傲的作家」。「可愛」是由「奉獻的心」來的。「奉獻的心」永遠謙遜的。我們何嘗不盼望「成人的文學社會」裏也能有這樣的好作家。

今年，第四屆，評審委員會收到的作品，數量上跟去年的第三屆差不多，沒有顯著的增加，沒有顯著的減少。論件數，仍然是「兒童詩組」最多，「少年小說組」最少。件數當然是我們最關心的，但是我們應該有恆心去等待，等待更多的「心的奉獻」。最明顯的進境是「語言運用」水準的提高，這證明加入耕耘隊伍的「好筆」已經越來越多，也就是我們所領受的「好筆的奉獻」年年增多。

「少年小說」組收到的作品有十一件。十一件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對「結構」的關心。在兒童文學世界，少年小說是較大的「建築」，憑一個大概的草圖來建造是不容易有成績的。

在成人文學世界裏，讀者爲了喜愛好散文，很自然的能够接受結構鬆懈的「散文小說」，但是在兒童文學世界裏，「散文小說」缺乏吸引力。好的少年小說作家，應該掌握的技巧是：把思想化爲事件，把感情化爲事件，讓「事件」本身飽含着趣味，也飽含着意義。那寫作大綱儘管還不是作品，但是必須已經是很動人，在寫作以前，要「想」得够多，够精確，够完整。我們應該確認少年小說是一「講結構的兒童文學作品」。那結構必須够充實，够飽滿，然後，在寫作的時候，語言的表現才能够達到「多汁」，富暗示性的境界。

得獎作品「玻璃鳥」，寫的是一個男孩子對「父母的愛」的發現歷程。作者在寫作以前應該是已經有了一個够動人的結構，够飽滿的寫作大綱，因此才能够用相當自在心情去描繪男孩子家裏開的那一家小飯館的氣氛，去製造引人發生興趣的懸疑。他隨時清醒，明白他所處理的是整個「作業」的哪一部分。小說寫作的成功，決定在落筆之前是不是已經有一個動人而且精確的計畫。宏偉的大建築，在動工以前，早就在藍圖上出現。

「玻璃鳥」在語言表現方面不是最優秀的，不過，很顯然的，它是很「小說」的。

佳作「風雨同舟」，寫的是一個少年棒球隊的成長歷程。這部作品在語言運用方面是成熟的，而且有一個好主題。遺憾的是主題的表現太顯露，有「教室故事」的色彩；結構也稍嫌「平坦」，缺乏小說的「機智」，只提供了散文的趣味。另一部佳作「希望在明天」，優點在能够刻畫高貴的情操，缺失是主題把握比較不穩，並且沒有一個「有機」的結構。

「童話」組收到的作品有五十一件。童話寫作是對作者「童心」的考驗，同時也是對作者的想像力的考驗。過去的作品普遍缺失是「散漫無歸」跟「堆砌無度」。把童話寫成「胡說八道」容易；童話的難，難在它必須是「可圈可點的胡說八道」。把童話寫得「荒誕無稽」容易；童話的難，難在它必須是「入情入理的荒誕無稽」。

在純真的童心世界裏，讓「想像力」自由馳騁飛翔，這是童話的特質，也是童話給人的一般印象；但是「童話」仍然是文學作品，它必須像一件藝術品那樣完整，要有美好的結構，美好的主題，美好的語言表現。

第四屆童話組的得獎作品，「幻想世界」，特點是對於「結構」的運用已經成熟，所以能够掌握作品的「趣味」，有步驟的展開故事。「小螞蟻歷險記」的特點是抓穩了主題，給讀者「交代清楚」的印象。我們特別重視這一點，因為過去的作品最普遍的缺失就是「只有開展，沒有交代」，「熱鬧一場，沒有主題」。「和龍扮家家」，這篇作品的特色是洋溢着童趣，這跟作者的「有童心」而且熟悉童心的世界有密切的關係。

「兒童詩組」收到的作品有一七六件，其中一件只有五首詩，跟規定不相符。所收到的兒童詩，總數是一七五首。這「豐收」是令人興奮的。

「詩」的傳統是「結晶的形式」是「語言的珍惜」。「詩」跟「好詩」這兩個明白易懂的概念，給了我們「討論詩」的方便。中國的新詩，從形式的演進來觀察，很幸運的已經走上一條「最健康」的大路。「詩」應該是人人會寫的，而且每一個人在寫詩的時候都可以享受到「創造自己的格律」的樂趣。這種現象，對於詩教育的普及是有益的。提倡「公認的嚴格的格律詩」的人，唯一的貢獻是使會寫詩的人「少一點」。

「好詩」是另外一個概念，指的是那特別動人的，令人難忘的「詩」。正因為人人會寫詩，所以「收穫好詩」才有指望。在唐朝，因為「詩的格律教學」普及全國，人人會寫詩，因此也造就了不少是作品的「獨創性」。因為仿作比較多，所以具有獨創性的作品也容易顯得突出，發出光彩。入選的十首詩，「畫春天」是飽含趣味的語言圖畫，「太陽公公要照相」充滿巧思和人情味，「等待」在點破主題方面有好表現，「不學寫字有壞處」是輕快的童

話詩，「鞋」運用了有共喻性的象徵，「小樹」寓意是人間的溫暖，「秋天的信」寫季節的變化寫得充滿詩趣，「山，靜靜的坐着」是很充實的圖畫詩，「春天」給人難忘的愉悅，「造字的趣味：休」對「休」字的構造有飽含詩趣的解釋。除了這十首以外，我們另選二十首佳作。二十首佳作以外——我們只好打住，這是因為受了獎項規定的限制。每屆，望着「遺珠」嘆息的事情總是難免的。

「圖畫故事」組收到的作品有二十六件。本屆的微稿辦法的改變，使這一組的評審工作重點落在圖畫的表現上。我們可以把心力專注在畫筆對基金會所提供的「故事」的表達。

入選的作品有三件。「小老風救獅記」用粗黑有力的線條鉤畫故事的角色；設色採用平塗法，都很明亮活潑，充滿童趣。「蒲公英和花神」能表現神秘感，設色優美而且富於變化，只是人物造形部分細節交代「弱」些，而色調的低沉造成故事文字配置的困難。「大池塘」以流利的線條作畫，活潑有生趣；只可惜敷色掩蓋了主線，這技法運用並未十分恰當，難免造成主線條的浪費；在圖文配合，及印刷裝訂的考慮上，本件的作者照顧得稍不周到。

圖畫故事畫家，在未來的兒童讀物發展路徑上，有光明的前途。圖畫故事的繪製，會成為專門性的藝術。「圖文內容的配合呼應」，「文字在畫面上的配置技巧」，以及對於印刷和裝訂的考慮，也會成為畫家必具的修養。這一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對兒童文學的發展和進步來說，作家、畫家、評審委員會、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都是耕耘者。正像宗教團體往往為每一次宗教活動撰擬一句生動的口號例如「我找到了」一樣，今年的兒童文學耕耘者也應該有一句口號。經過了四年的努力，大家心中的燭光仍然亮着，那麼，我們的口號似乎應該：是再接再厲再耕耘！